

天向成報

編者：北平東北民眾救國會政治部傳科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出版

鄭桂林部叛變，已經有二十多天了！

對此事件，社會上有兩種批評。有人說：鄭桂林部叛變，充分表現出義勇軍本質惡劣，祇能禍國擾民，不能救國拯民。當局實不應加以濫編。又有人說：鄭桂林部苦戰經年，在抗日史上佔有光榮之一页，改編後既不充分接濟，又欲取消名義，所以鄭桂林部，實偏處此，未可厚非。

前者的論調，從一方面看，是有理由的。義勇軍分子複雜，良莠不齊，往往發生擾民事件，這是毋庸諱言的事實。就此點言，義勇軍似乎是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；所以當局不應輕易收編。但是從另外一方面看，是無理由的。義勇軍的聲東擊西，避實擊虛，確予敵方以重大牽掣。所以，雖不應把義勇軍捧到三十三天上，也不應把義勇軍貶到十八層地獄下。義勇軍既對國家有相當供獻，當局加以收編，亦未爲不當。

後者的論調，也是如此，一方面是沒有理由的，另一方面是無理由的。為什麼有理由呢？因為當局對義勇軍不改編則已，

鄭桂林部叛變事件

李全林

既改編就應與國軍一視同仁，不分畛域。

厚于國軍，而薄于義軍，未免有欠公允。而且，漢奸李際春尚可膺榮銜，受上賞；難道說鄭桂林部連受國軍同等待遇都不應該嗎？為什麼無理由呢？收編偽軍，當局實有其爲國爲民不得已之苦衷。同時中國軍隊過多，財政上早已不勝其擔負，對改編之義勇軍，實難兼籌並顧。而且，鄭桂林，爲保持已往光榮的歷史起見，尤不宜輕舉妄動，以致過去光榮廢于一旦。

在此，我們要鄭重聲明：不能因鄭桂林部叛變，而斷定整個義勇軍無希望。以一端而斷整個，以局部而定全體，那是以管窺豹，那是坐井觀天。

最後，我們希望鄭桂林間道出關，繼續抗日，以贖前愆于萬一。

鄭桂林部叛變事件……李全林
救國須有嚴密的組織……霍維周遺著
空株式會社……（長春通訊）
日本鐵蹄下的東北現狀……東北義勇軍活動情形……編者白
叛逆和繩之形形色色……編者白
逃亡不說……編者白
李東林

第五十期

「王道樂土」中之

日本八弱女

大阪每日新聞載赴滿學徒研究團隨行記者瀋陽通訊云：在「向滿洲開始新生活」之口號之下，現有許多青年有爲之男女前往「滿洲國」。彼等離鄉背井，寄身異域，因此遭受種種艱苦，自在意中。但在此種運動之背後，竟有不人道的販賣人口行爲，則實出於意外也。彼被犧牲者所受活地獄的慘苦情形，殆非筆舌所能形容。試舉一事爲証。記者於今晨將離錦州旅店時，無意中發見在一下等污穢房間內，有日本少女八名，正在啜啜啜泣，隔壁則有一面貌兇殘之男子，及一惡面婦人，皆日本人也，似爲八女之監管者。記者曾聞人談及所謂「野貓夫妻」，意者此一男一婦即是歟？乃乘二人不備，招一女入室，時距火車開行祇二十分鐘，匆匆詰彼與其他諸女來此之故。該女含淚述稱，「我爲本鄉縣人，兩星期前，報紙上載有一廣告，招女子至滿洲充辦公室職員，月薪日金百元乃至二百元。我等（即在此間之八女子）歡然應召，依約在神戶車站會見吾等之雇主，彼等爲三男子，引吾等至附近一客棧內。據彼等見告，滿洲機會甚多，可發大財。吾等自然高興決計前往。遂將吾等之照片及履歷交與諸人。於是立即起程，在向釜山之渡船內，吾等之快樂，有如林間之百靈鳥，視滿洲爲吾人之樂土，渴盼速到。其時伴送吾等者祇男子一人，旋到達釜山，另有三男子來迎。同時伴送之男子忽不見。從釜山轉往開原，是晚遂遭吾人生平未遭之恐怖境界。此非口舌所能述，特吾等將永不能忘而已。即彼等男子用種種手段（或嚇吾等，逼迫吾等，終至被以惡魔的手段剝奪吾人女子所有之貞操，自是以往，生活乃不斷的在魔鬼道中，吾人從未夢見女子如是之軟弱，一任惡男子蹂躪，竟無法抵抗，惟有飲泣而已。吾人於眼淚中渡鮮滿天界之鴨綠江。迨第三夜，抵瀋陽，是夜在一鮮人小旅館中過宿，翌晨伴吾等之三男子他去，將吾等移交於現在之俘虜主，即著名之「野貓夫妻」是也。吾等隨彼於七月二十一日到錦州，吾等之精神身體均已敗壞，不知所爲，唯有委諸運命而已。」至是乃作獰笑，復哭曰，「請勿以吾等之事報告領事館或警察，若消息漏出，則吾等必將被殺也。」八女子中，三人爲女子高等學校畢業，五人爲初等學校畢業。

救國須有嚴密的組織

霍維周遺著

我們若想擴大我們救國的力量，若想把救國運動，造成一種風氣，若想覺醒起來全國人民，使他們都能立在一條戰線上，一齊衝向敵人；那我們就非有嚴密的組織不可。我們的祖先們很明白這一個道理，也可以說是凡世界上作偉大運動的人，都明白這個道理。佛爲要將他的教旨，普傳到天下，所以他訓諭了成千成萬的信徒，到處宣揚他的教旨，迄今數千年後，他的勢力，還屹然未動，並且漸漸的傳出系統來，即以在中國的流行而論，還傳出來什麼叫作禪宗的，什麼稱爲淨土宗的，雖然是派別各異，方向不同，畢竟系統是很明顯的、組織是很普遍的。

耶蘇教的組織，比較一切宗教都來得嚴密而科學化，所以在世界上的勢力，也比較爲雄厚。歐洲建國，是清教徒力量，他們一羣不甘壓迫的清教徒，跑到一個荒野地方，聚族謀生，後來居然竟獨立了，竟建設起來一個世界上一等的大國，那不是組織的力量，是什麼？有組織，方能有團結，有團結，方能有力量！

回教的團結力，是人人曉得的，他們曾經欺辱過歐洲人，他們同歐洲人抗戰了數百年，歐洲人竟莫能如之何，雖然有過十字軍東征的壯舉，但究竟未能把他們征服了。

他們這種團結精神的來源，是由於有組織。回教富有軍事精神，當年是教義與武力並行。默罕默德大教主，你說他是大宗教家可以，你說他是大政治家也可以，你說他是大軍事家，也無不可以的。就是現在基瑪爾再造土耳其的原動力，你能不能歸功於默氏所遺留下的團結精神嗎？

日滿合辦航空株式會

(長春通信)

1. 創立年月日——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
2. 資本金——三百五十萬元
3. 社長——初任社長鄭垂（鄭孝胥之子）鄭本年春病死乃以
4. 社址及區域——總社設奉天商埠地——劃全滿州爲四區滿佈

(3)

(4)

航空站，置支社。

7. 全社連絡—均以無線電
8. 現在的航線—

- a. 新京區—哈爾濱，龍井村
- b. 齊齊哈爾區—大黑河，滿州里
- c. 奉天區—大連，新義州
- d. 錦州區—承德，赤峰

5. 資產—

a. 固定的—修理裝配工廠（奉天兵工廠兵工學校與航空

處工廠）製造工廠（日本中島飛行機製造所）

b. 活動的—旅客機三十架，計

(a) 大型—斯利葉姆式乘務員二人旅客八人者二架

(d) 中型—斯巴式乘務員一人旅客六人者十六架

(c) 小型—布斯毛斯式乘務員一人旅客二人者十二

架

9. 飛航里程與時間

a. 里程—全航程四千五百啓羅米突，（較日本航空會社

之二千五百啓羅米突多）

b. 時間—每個月平均一千五百小時

10. 社內主要任務—

a. 預定之營業線，軍用線之外，尚有臨時配置線

b. 遠距離，急事務，交通不便之情勢下，（黑熱兩省與

中央之連絡，阿片紙幣之運輸）

3. 測量攝影，（距離之測量資源之攝影）（敦圖鐵路滿

營業員等分佈於各航站

鐵即委託該社以飛行測量縣距離等）（森林調查並測其面積等攝影）

d. 軍事補助戰時完全軍用一事証：

（a）與馬占山作戰——汽濱道路情勢下，向作戰日軍輸軍需品，載病傷者，

（b）攻熱河之役——全持空輸接濟軍需品載病傷者，依關東軍之囑託，以十五機編成第一次參戰航空輸送隊，以關東軍交通監督部航空課長鳥田中佐爲隊長，結果空中輸送物八十四噸，飛行時間一千時間，病傷者輸送三百三十三名，飛行距離，

（c）攻長城以內——第二次參戰以八機編隊，以航空會社之武宮總務部長爲隊長，結果輸送物件十九噸，病傷者二百九名，飛行時間四百五十小時，距離七萬二千六百糾

（d）拓殖滿蒙之工具——不易到達處所，不易測量調查處所，均可藉航空之力完成其使命，如大連齊齊哈爾間不過八小時許可達，農產森林收畜等事業之指導，其效力宏大。

日本鐵蹄下的東北現狀（二）

東白

按強暴的武力壓迫着，已經和祖國完全隔絕了的東北人——那三千六百萬無告的老幼同胞，是深陷於蛇蝎出沒的毒窟：他們是沉淪於「地獄」的最下層裏去了！什麼時候，是我們這些父老兄弟姊妹們，重見天日的一天？

我們的「收復東北」，在現在依然還是一句漂亮的口號，而橫行於東北的日本人，却在有計劃

的進行着精神上的壓迫和物質上的侵略，東北人繼續亡韓，作他們的奴隸，現在是已經有了初步的雛形了！根據日人最近的設施，以他們的兇暴殘忍，在時間上再有三年，相信白山黑水之間除了甘作奴隸的漢奸，怕不會再有中國人的踪跡：往近處說，陰謀已經安排妥帖，大署殺的慘案，在今年的夏秋之間，一定會超過我們的想像

十五萬啓羅米突，

，會使我們不忍用耳朵去聽。去年秋天，狼豺一樣的日本人，不是可以隨隨便便絲毫不必假藉理由就燒幾個村，殺幾千人嗎？我們等待着吧，這可怕的今年！

現在，把日本人在東北的重要設施及其現狀，簡括的述之如次，以昭告國人，願國人不要忘記了被遺棄於東北，水深火熱中的同胞！

(一) 忠孝思想的鼓勵

獎勵忠孝，當然是和「滿洲」「建國」意旨根本相同的一種復古運動，或者也可以說，獎勵忠孝，是實現其復古的方法之一。由於愚忠愚孝，以達到復古的目的，使生於二十世紀的人，去呼吸紀元前數百年的空氣，其立說，真是滑稽之至，其用心，真是極盡毒辣之能事。關於忠孝的學說，因為解釋的不同，這裏不願深論。說它是荒謬絕倫，險詐萬端，是就其利用的動機和設施的出發點而言。他們是要借用「王道」這塊古老的招牌，把東北的人民，教訓成世上最能服從，於主人最有用處的奴隸。

實在說，忠孝的思想，是我們中國的一種不容易破除的舊觀念，尤其是孝道，是我們中國人倫理的基礎，以此

號召來倡「王道」，是很容易捉住民衆的弱點，猛力向內心進攻的。危機就在這裏，「王道」是一付毒殺精神的藥劑，但它却儘有機會使人親近它。

偽政府的「文教部」今年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成立節孝表獎委員會，頒發褒狀及獎品。而受褒獎者，三百五百，時見於偽報，他們是盡力的製造這種毒質的空氣。

總之，機關槍掃射不盡的中國人，他們的精神，又在被漸漸的暗殺了。

(二) 奴化的小學教育

小學教育，是國家的基本的教育，日本人對於我們東北的兒童，當然不能忘記了及早用毒計一樣的思潮，洗刷他們幼稚而容易薰染的頭腦。

他們所設施的小學教育，是以「勞作」為門面。所以去年有取銷高小及專門學校，盡量開辦職業學校之舉。其所用的教科書，凡發揚民族精神之材料，均被擯棄不用，教科書中有關日本的地方，全稱之為「友邦」。課程表標準，以日文為必修，每日佔三小時以上，中國文則與體操共佔一小時——即上國文課時，有半小時體育。凡日本之

紀念日，東北的學生——大學生中學生在內——均須至日

人指定的地方，參加慶祝，高呼萬歲。同一學校的學生，華董在途中遇日童時必敬禮道旁，否則辱罵立至。

此種奴隸式的小學教育，真可稱為滅族滅種的教育。我們若是不能及早收復東北，則將來受這種教育的東北人，必然的是日本人的忠實的奴隸。因爲此種一面閉塞兒童的智力，使其頭腦簡單愚昧，一面使其學習日本的文字語言，灌輸應當和日本親善的思想，兒童有什麼知識，漸漸的，他們會忘却了他們是那一國的人，他們要認爲自己是合理的，當然的日本人的小奴隸！

(三) 鴉片公賣

日本人對於東北成年人，想造成一種愚昧的風氣，使中國人都變成忠心愚孝的順從奴隸，對於兒童，則施用根本「忘種」的教育；和這兩種設施有同樣的立場，同時又加上經濟榨取的意義的事項，那便是現在實行的鴉片公賣。

東北各偽省政府，均有明令准許各地成立鴉片零賣所，其白字黑地之招牌，由「政府」附屬機關製發，吉黑一帶，並實行公種。遼寧省雖然還沒有公種的偽令，但實際

有全土地三分之一，已經公種了。所以東北的現況，是烟苗遍地，烟館林立，直成一烏煙瘴氣的世界了。其收稅的方法，是以娛樂捐爲名，每一支鴉片煙槍，每日收捐大洋一元，公種鴉片土地，科以較地畝捐更加重之稅，自然是層出不窮了。

鴉片能消磨人的志氣，損壞人的健康，是一種暗殺手段，自然是不成疑問。以上所說和愚昧風氣的造成及「忘種」教育有同樣立場之外，還有經濟意味，那便是說日本人要借着鴉片的稅收，以平均其財政上的預算。

自偽政府組成以後，我們知道，一切行政的權柄，全操諸日人之手，日人爲安插失業日僑起見，是想盡了方法，增設機關，甚至組織一部，設有二十餘課，職員用日人達六百餘，所以支出激增，同時日貨輸入，又不納關稅，以致稅收驟減，和九一八以前比較，稅收少至十分之六七。日人爲補救這種危機起見，除對東北的商人，徵收種種苛稅之外，又實行了鴉片的公賣，反正東北人該死，死於機關槍，和死於鴉片槍，在他們日人看來，不完全是一回事嗎？

(未完)

東北義勇軍活動情形

編者

海岫 ◇ 海城二區與岫岩相毗連，東大嶺，南蠻峪，花一帶 ◇ 紅峪一帶，地勢奇峰峻嶺，為義軍最優越之根據地，現屆青紗繁茂時期，義軍乘機而起，計畫萬山好，綠林好，黑虎，九江等十餘部，聯絡一氣，聲勢浩大，有進襲海城模樣，聞日偽軍頗為震驚，晝夜嚴加防範，設卡截堵云。

瀋陽 ◇ 義勇軍某部五百餘名，于日前（上月二十四日）由新民進抵瀋陽縣七區，鐵嶺偽公安局長率隊迎戰。

盤石 ◇ 吉省義軍，入夏以還，極形活躍，攻城陷鎮層出不窮，日前（上月十八日）吉海路車經過盤石境，突被義軍攔阻，并將路軌破壞，日偽軍聞訊出動，激戰一晝夜，敵旋來飛機爆炸，義軍始行他去云。

共華和東國 ◇ 東北義勇軍首領馬蘇李王等退入俄境後。郭道甫等即行開始活動。在東北另組織真正民意之國家。與偽國對抗。以技術合作關係。邀請其他國人贊助擘畫。但必須受新國家利益的活動支配。彼時我國內對收復失地。抵抗到底。仍在高呼。在活動成立新組織之中

▲虎林▼（日本聯合社哈爾濱十日電）東部國人。為避免割據領土破壞主權之責任。故遲遲未即成立
燒虎林一帶盤踞之兵衆，最近受某國接濟大批武器（？）

。然其手續早已完成矣。及華北協定簽字。收復失地暫難見諸實行。向醞釀已久之華東共和國遂告成立矣。其政治推動人員。採主義上之合作。不分國際。只要對東北民眾自決方面表示同情。願義務贊助者均歡迎加入。基本軍隊係馬蘇李王等退入俄境時遺留沿邊部隊。經主持新組織之主要人物分別改編訓練。人數約在四萬餘。此組織純採民族自決之方式。毫無背景。所謂受某國之支配概係日偽方面之宣傳云。

阜新 ◇ 義軍賈秉華部，於六月十三日在阜新城西北紅帽子，與逆軍胡寶山部激戰一日，將該逆軍擊潰，傷斃數十人，我軍傷亡官兵三十二員名，逆軍遂向建平方向逃竄，我軍遂將阜新治安交由地方民團紳董王槐三，邢子襄等負責，該縣既無倭寇叛逆，本軍即無久駐之必要。於六月二十六日由副司令李潔天，支隊長杜鴻達，閻廣文率領前往新民，相機襲擊倭寇云。

有積極起作反「滿」行動之形勢，日「滿」當局決斷然予以「討伐」，「吉林」警備軍廣瀨騎兵某隊及「瀋洲國」江防艦隊之共同作戰已經成立，已於某日一齊開始行動，

以便水陸共同進攻。（按：虎林，在吉東邊境，距密山三百七十五里）

叛逆組織之形形色色

編者

◆ ◆ ◆ 假滿洲國政府施行第三次拍賣逆產物品，現物保在瀋陽。上月三十日許可觀覽，三十一日實行投標云。

◆ ◆ ◆ 縣長安東縣長王介公辭職，調海城縣長孫文敷繼任對調豐縣長馮廣民與錦縣縣長谷金聲對調。

◆ ◆ ◆ 假國計劃完備軍事通信網，除設置軍用無線電通信所外，並努力飼育訓練傳書鴿，日人佐佐木赴瀋，奉天警備司令部及靖安軍，設鴿班傳信所，開始訓練長途通信，將來擴充于各省警備機關云。

◆ ◆ ◆ 鴉片日偽今春曾明令東北各地種植罂粟，實施麻醉政策。剝居秋收之時。營口鴉片專賣分署。派專賣署員赴所屬各縣。提收鴉片。俾得專售漁利。茲

探錄蓋平縣署遵該分署命分即轉飭各村屯將所收鴉片盡數繳納。不得隱匿。原文如次。查本縣境以內。今者所種罂粟。據調查所得已有五千餘畝。其割取烟漿。當不在少數。茲由營口鴉片專賣分署。派員下鄉收集。先到萬福莊一帶。丁茲收獲善後之餘。應安自保。存不准人民私相授受。茲由營口鴉片專賣分署。派員下鄉收集。先到萬福莊一帶。提收辦理。為此令仰各村屯民一體週知。臨時通盤托出。不得稍有隱藏。致干懲罰云。

◆ ◆ ◆ 第一 假國局。滿洲航空會社。航空廠。兵器廠等株式會議都市。◆ ◆ ◆ 社。造兵廠。中央銀行。造幣廠。關東倉庫等。並將計劃瀋陽為偽國經濟之中心。據最近日偽當局之調查。人口僅附屬地一帶已增至五萬三千。瀋陽全市則增至四十五萬。已凌駕偽都大連哈爾濱之上。但所增人口。率以日鮮為最多。工商業多為日鮮投資辦理。并操經濟之實

權。而吾人所經營之事業。反日見衰頹。僞閣市長將按日

當局大舉天市計劃闢成僞國第一大都市云。

(10)

逃亡

李東林

那是中秋的月夜

浸漫着蒼茫的黃昏，湧出來一輪明月。由金紅而碧紫的晚霞，漸漸的脫掉了彩裳變作青雲。瀟颯的秋風，吹落了隔岸的幾許黃葉。碧沈沈的渾河，有音節的拍着堤岸激起浪花。長灘鎮是昔日的水陸碼頭，自南滿北寧兩條鐵路築成以來，長灘鎮的繁榮，被奪得一落千丈；雖然是衰落後的市鎮，而餘盛猶存，至今還不下千戶，仍然是遼中的大鎮。

在鎮的東方，緊靠着鎮蜿蜒而來的，便是遼寧著名的

傳來一種哀怨的音波；似在哭，似在嘆，似在悲，還夾雜着苦笑，紛紛地，在模糊迷離的堤柳下站着一個黑暗看不清楚的人影，這是何人？為什麼不暢暢快快的過這中秋佳節，却站在那裡領受這冷悄悄的滋味？大蓋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罷！這時微風吹過，簌簌落下幾片黃葉，月光照得河流如萬點金星一般，航船上的燈光搖曳不定，觀這種光影，恰好是「江楓漁火對愁眠」了！

× × × × ×

叮！咚！一遍球聲從鐵絲網圍繞着的操場中傳出來。

「靈菲！靈菲！你怎樣還在打球？來！快點！這裏來！」我告訴你一件消息。

中秋節的月夜；世俗家家都要聚着家人，飛觴醉月，過這團圓的中秋佳節；就是那些帆船上的人兒，也要沽酒取樂，在船頭上賞月。靜悄悄的河邊，只聞着浪聲，蟲聲，和微風落葉聲，真是一塵不染，冷靜極了！忽地從遠遠地方

「我早聽說了，謠言！謠言！就誤了我打球。在意，仍然打球去了。」

可驚的消息；說明天日本要無理的佔領瀋陽……光復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靈菲搶着說道：

「日本時時刻刻想侵略東北，那是誰也不能否認的。」

無精打采的走回自己的牀。

「看！最近的萬寶山慘案，中村的事件，這不是明明白白挑撥嗎？……」

「現在不是閉關自守時代，國際的情形是非常複雜的，誰能袖着手眼巴巴地讓一塊肥肉被別人獨吞？我想列強一定會出來干涉的……」

靈菲從球場歸來，耳殼中不斷的接受着不愛聽的以上聲音。他頭一轉，拔步就走，口中還說：「無聊，無聊，杞人憂天，庸人自擾。」

炮聲從朦朧甜夢裏把靈菲喚起；寢室中不斷的悲哀聲，奮慨聲，嘆息聲，和切切碎屑的耳語。靈菲在狐疑正要問怎個原故；謙允推門走進來，低着頭喘噓着氣，他心中一股難過的樣子，赤裸裸的表現在他的行動裏。

「謙允！你們半夜三更起來做什麼？一個個掛着鬼臉！」

「咳！」謙允長嘆一聲，傷心的說道：「你還裝瘋賣傻呢，你到樓上聽聽去，日本炮擊北大營呢！馬上戰爭就要起來了！你還故作沒事呢。」諷笑着繼續的說：「平日總吹，自己是中國的主人翁，這回可真是睡阿斗了。」謙允

二十一日午後三台子的道上，十幾個行色倉惶的人，手中僅提着極小的小包——因為怕日軍檢驗的原故，汗珠兒時時的流下——雖然是陽曆的八月還是舊曆的初秋，火烈的太陽曬得如針刺的一般，但是在逃亡期中也顧不得這些了——他們已經飽受鮮奴和倭寇的檢驗，路途上油鍋，刀山……十八層地獄，他們也領略了各種滋味，眼前便是三台子南溝路的道口——也就是他們的生死關頭。

太陽啞在村中的樹稍上，炎威漸漸隨着牠的墜落而消失，有時也吹過幾陣涼風，西半壁天，堆着表現造物偉大的秋雲，煌煌翼翼的鐵道上渺無人跡；他們沿着大道走向道口的上坡，冷靜得連人影全無，他們不禁地喜形於色，——這回可逃出了地獄，魔窟。正在這歡喜互禱得保生命的時節；鐵道的那邊，隱隱的露出了有金有紅的帽子，他們那滿腔的歡喜，早被嚇得飛到九霄雲外，身上不自禁的戰慄起來，腦海裏翻着一頁一頁的舊賬——日本人的如何殘暴，鮮奴的如何狐假虎威。咳！軟弱國家的人民真是無保障呀！心中一橫，腦中盤算着應付各種不同檢驗和困難。

的方式，把死字看作鴻毛一般，鼓着勇氣走上道口。

「站下的有！」日兵操着半中國語，拿着上了刺刀的槍，向靈菲的腰中一攔，更用槍向下一擺；「下去的有！」靈菲順着槍指處望下一着；男男女女跪做兩個圓圈，他也不敢細看毫不抵抗的向斜徑裏走下。靈菲身上穿着中服的短衣，手中提着幾個背心褲叉的小包；顯得年紀小，身子也小。同時在斜坡的中間站着一個同樣的日兵，用耽耽的兇眼翻了幾翻；看了看靈菲的小包，再看看靈菲的身格，覺得是一個無所謂的小孩子，用槍刺向上一揮「去罷」！靈菲如得赦旨般頭也不回的逃出了鬼門關。

到了村頭——三台子——距道口約半里地的光景，一看誰允同光復都在那裏等候着——因爲他們格子小未帶東西的原故，所以先放他們過來。

等了半個鐘頭，同學陸續的來齊，一點人數十八個，少了玉秀一人；大家都驚慌起來，有幾位同學說：「我們

既是一同逃難出來，就得一同生死，絕無丟掉了玉秀我們

先走的道理。」於是又等了半日。望着道上陸續的行人，走過了四十夥；但是他們望眼欲穿的玉秀，還是壓根兒不見影兒。正在這個緊迫當兒，忽聽得從道口發出拍，拍，兩聲槍響；他們的恐懼心，更加沸騰起來，個個無主意地

面面相覷，每個臉上都堆着蒼白的死氣，在靜悄悄中走過來幾個村中人說：「你們還不走！在這站着等什麼？」日本人就下來追人，難道你們等死不成？」他們又被這一

恐嚇，也覺得停留在這裏是無意義而無生理的，欲走又不忍走，欲留又不敢留，在這萬分爲難的關頭，保良挺身而出：「你們先走罷！我一人在這可見機而作，都停留在這

是沒有用的。」——保良在他們當中，要數他年齡大，體格壯，而且富有經驗，除保良外沒有一個人可當此大任！——雖然保良這樣說，大衆還是不忍走，保良又廢了許多唇舌，大衆才離開三台子，奔遼中走下去了。（未完）

× × × × ×

孝胥詩詠 鄭逆思

孝胥，自古以來爲粗穢，過其傀儡生活後，時已兩載。一切均被日人監視。極不自由。彼近忽受良心督責，動思鄉之念，致書旅津。舊友郭某，附「詞意牢騷懺悔，益見鄭逆良心上所受之創痛。其詩云：「何年奔星墜天闕，長扼驚濤作飛雪，我乘踏星欲浮海，星不能飛海難越。家山有隔海一涯，廿年國人望我如長嗟至寐，人意月元忽淒涼中候動天眼待僞千遊，爲浦室詩支，終日連講，作元藏連。